

110

8521

20-19

小學考卷二十三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十五

許氏謙假借論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元史儒學傳曰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由平江徙金華謙數歲而孤甫能言母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立程自課雖疾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居數年盡得其奧讀四書有叢說二十卷讀詩有名物鈔八卷讀書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

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
術數之說靡不該貫延祐初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翁
然從之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
世稱爲白雲先生賜諡文懿

牟氏楷九書辨疑

浙江通志

未見

浙江通志曰赤城新志牟楷著

按志書疑六書之誤楷蓋浙江之天台人惜
未詳其始末

林氏雷龍草韻

與一卷見黃仲元四如集

未見

黃仲元題漫翁林春山草韻曰歲辛巳冬十月漫翁
草韻成出示黃淵天叟開卷詭然蔚然似清耀似峭
勁實精密實妙巧盤蹙迴幹字字中度叟曰何不書
急就何不作文選翁曰隨人作計恐終後人叟又試
翁平上去入字凡若干與若干韻翁應聲答韻二百
有六字一萬七百有奇世間萬書橫寫豎寫詞人墨
客長歌短歌盡在箇裏叟服翁敏口佉音崎而退又一
年翁序引成來徵叟文諾未上稿又一年翁索叟逋
語翁書六藝之一形聲六書之一藝也有道焉習之

童卯皆能不習老宿亦難俗之趨科斗散軼易爲篆
隸草書之變迺始秦末氣之殊風土不同操平音亦
異切韻之學來自西北世有秦有周而字書不能少
異乎秦地有東西有南北而韻學不能不祖西北自
漢以來至于今皆然前乎此識古文惟一楊雄後人
大類矇眊然法通萬法變草雖便急就視壁藏猶彷彿
萬分之一前乎此識古韻惟一韓愈後人如調啞
鐘然一音通百音叶韻雖約以四聲視傍韻皆可出
入翁雖後千年生於草書猶可以想禽獸蟲魚草木
之羣態與雷霆風雨山雲之萬狀而意在筆前筆隨
興到於韻書猶得因翁闢清濁之異縱橫經緯之妙

別字義訓讀之名而醉後入吟吟時入腔草韻書所
以作與昔曹景宗不解書又不喜問率以意造晉帖
操多作摻百寫類七時師惟不曉音故不識字當走
筆時波戈點畫豈能一如古法草韻所以作與段叟
又嘗攷漢初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
爲吏是時未有韻書所諷者何抑蒼頡爰歷博學章
歟又試六體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迺皆
古文奇字篆隸繆蟲又不教以草書何也或秦草未
落人間與翁此書與篆隸韻並行恐與漢初不合翁
曰第書之以俟後身張芝叟迺筆翁問答于集端岢
癸未臯月端午

按雷龍字伯雨

劉氏爆篆韻集鈔

見宋濂文憲集

古文未見

宋濂序曰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爲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錯苦其偏傍與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巽巖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侗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

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爆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韻譜爲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已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爲一編以附其後其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疏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處犧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黃帝時蒼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訛謬失真許氏竊患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

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爲說文之書當是時
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
五百餘字蓋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
不微且絕耶李陽冰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
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爲恨作繫傳
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
後惟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
金科玉律爲世之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
重復闕逸尙多有之古籀三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
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繹之正之有
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

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
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爲宗今又覩爆是書亦羽翼說
文之學惟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耶周氏之所著
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爲序作者
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類之理無過於
六書博雅之士慎毋以爲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
彥正嘗爲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
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薛氏

延年

鐘鼎篆韻

蕭欒見勤齋集

佚

蕭剡撰文學辭君墓志曰君諱延年字壽之平陽人
秦王府文學六書其所專業有小學纂圖鐘鼎篆韻
傳于家

柳氏貫字系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元史黃潛傳曰潛同郡柳貫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
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谿金履祥必見
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
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沈鬱舂容涵肆
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仕

至翰林待制與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
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
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

浦陽人物記曰柳貫字道傳其先居河東宋建炎中
七世祖鑄始從趙鼎自解遷杭鑄子森又自杭遷浦
陽烏蜀山父金字時聲擢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爲
高郵令道傳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受經于蘭溪金履
祥學文于方鳳吳思齊謝翱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歷
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爲文章涵肆演迤
舂容紆于人多傳誦之大德四年道傳年三十一始
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州學正轉湖廣等

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延祐六年改國子助教陞博士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設施必俟道傳論定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至正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疾卒年七十三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兼能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

柳氏

賈

金石竹帛遺文

十卷見元史

未見

按賈所著書亦見黃潛撰柳待制墓表

吳氏

正道

存古辨誤韻譜

見吳文正集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吳正道餘干人明六經許氏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吳澄嘗問曰楷模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草木譜云模木生周公塚其色正楷木生孔子塚其葉直若正與直可爲法則况在聖人之塚乎澄大敬之有六書原六書通正六書淵源圖澄爲之序

吳澄隸書存古辨誤韻譜題辭序曰自三蒼之篇既

小學考
卷二十三
亾僅有許氏說文解字爲文字一家之宗而其義不盡得夾漈鄭氏畧正一二未悉正也近時永嘉戴氏之書出六書之學始大備然俗書行世雖爲士者鮮究文字之本原况非士者乎夫古之聖人作書契以代結繩所關係豈小哉秦人苟簡之政取官府之便易而有隸隸也者隸輩所書爾未嘗以此律士甘於降爲隸而從其書士之不尙志也由漢隸今循襲已久隸不容廢而偏旁之訛謬當正就隸之中稍革訛謬而不全失頡籀斯之意其可也番易吳正道儒宦名家志在正俗書之非嘗輯偏旁訛誤予固嘉之今又增廣其書爲辨誤韻譜此書倘行庶幾無不識字

之士矣予自少有志於斯然術業非專攻心力有不暇見有人能爲予所欲爲而不及爲者是以喜之極而爲之題辭焉

吳氏

正道

字體正誤

一作六書淵源字旁辨

一作六書淵源圖

見吳文正集

未見

吳澄序曰自隸興于秦而篆廢于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于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摹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

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欲以悅
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宋聲名文物
之盛各三百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
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聞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
論唐之能者超乎宋宋之能者多于唐餘風猶未泯
番易吳正道承家世文獻工篆書不惟筆法之工并
究字體之原以所訂偏旁一帙示予予每慨古藝之
吳不絕如綫而忽值斯人焉如之何而不喜之之深耶
虞集序曰番陽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爲儒家深好篆
法旣著六書淵源字旁辯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
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
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旣考之諸家
而舉其要用五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
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
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於切韻
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

吳氏 正道 六書原

初見江西通志

未見

吳氏 正道 六書通正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李氏旬金存古正字

見吳文正集

吳澄序曰正書之變三俗書之變二正書者何黃帝

時倉頡所造也後世謂之古文別出者謂之古文奇
字歷數千年而周宣王之時變爲大篆又數百年而
秦始皇之時變爲小篆古文大小篆三體畧有更改
實不相遠也故於六書之義無差殊俗書者何秦時
所作隸書也當是取便官府吏文而已人之情喜簡
捷而厭繁難自此以後公私通行悉用隸書而古初
造字之義浸泯後漢許氏叔重爲之慨況距今又千

載乎隸變而楷則惟姿媚悅目是尙豈復知有六書
之義哉六書之義不明則五經之文亦晦何也五經
之文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而書以後世之字字既
非古則其訓詁名義何從而通苟欲率天下之人而
廢俗書復古篆勢固有所不可惟於世俗通行之字
正其點畫之謬訛偏旁之淆亂則雖今字而不失古
義昔臨功魏公華父蓋嘗有意乎此而於字未能悉
正也至元之季於金陵識先達李君仲和父精究字
訓學所輯稽古韻深契予心後三十年其孫桓示存古
正字一編又因稽古韻而約之者也凡華父所未及
正者仲和父悉正之其有功於字學大矣而予之尊

其書也非特以其與已同好也仲和諱句金宋淳祐
庚戌進士出身官至承直郎淮西節制司屬官

陳氏瑛篆書

見吳文正集

篆書未見

吳澄篆書序曰秦隸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
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間亦無聞焉唐
三百年李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逮於宋初蓋千
年而僅有徐騎省以能繼當塗自許何斯學之寥寥
也宋人能篆書者頗多於唐蜀文靖公至今爲人所
稱陳伯英魏公鄉人也游藝之暇及此所書千文字

體整潔其可上晞文靖者夫陳之先世少師公於蘇
文忠公如大父行參政公當宋南渡之際以詩名家
咸淳季年別院省試春秋第一人伯英季父也一家
文學之傳不絕伯英名瑛受朝命爲郡教授

按全蜀藝文志載是序爲趙采作采字德亮

濂川人

李氏

仲常

篆韻

見胡祇適紫山大全集

未見

胡祇適篆韻序曰六藝自折衷之後去聖人千八百
年禮樂射御皆廢所存者書數而已嬴秦以降政煩

小學考
文允日趨乎苟簡大篆減而爲小篆再削而爲隸爲楷爲行草字至於草則荒唐無法之極承訛習謬莫知其非於此有人焉沿流討原恥同卑近舛錯正較三代彝鼎金石遺文孔聖斷簡直升乎伏羲倉頡之堂正定以爲成書吾於今兩浙都轉運通議李侯見之以侯於是參前倚衡藩牆置筆踰三十年可謂苦心豪傑之士將板本以行凡欲識字者當家置一編學者以今閱古等而上以古視今變而下侯之有力於字學夫豈淺鮮哉

胡祇適篆韻又序曰字畫始於鳥跡科斗再變而詳悉爲大小二篆又變而減削爲隸又變而省易爲楷

又變而破碎爲行又變而放肆寄影爲草鳥跡科斗泯滅已久于今得見古人作字之由符許慎之說文獨賴大小二篆近今士大夫公論復是書者秦一李斯唐一李陽冰金朝黨竹溪寥寥二千載得三人焉其爲藝也何其艱哉仲常郎中讀書蒞政之暇手書小篆三十餘家刻梓以傳世進道進技不務苟簡處心力學豈淺也哉異時攀駕前賢賞音者奚慮無人雖然苟無陽冰碧落一碑竟爲風雨摧剝終不爲世所重要之奇珍異寶不可以不講其主名

杜氏

本

六書通編

其本堂山泉其水

千頃堂書目十卷

元史隱逸傳曰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
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爲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隱武
夷山中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尤工于篆隸所著有六
書通編學者稱爲清碧先生

田氏篆隸偏旁正譌

見劉因靜修集

未見

劉因篆隸偏旁正譌序曰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
學爲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
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

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
人之於書也點畫顛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
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
卽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
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爲非有一毫慕外爲
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虞有不知其姓而頗有不知
其名顛倒側媚惟妍而已矣而况於學者乎嗚呼世
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
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
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爲類
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

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泰奏秦春者爲一書
非惟使爲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爲隸者知以篆
爲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譌而請子序
之子因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
篤也故爲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旣望序

釋氏

屏岩

字韻

而見王柏魯齋集

王柏跋曰鐘鼎甌釜槃彝尊爵之款識罕傳於後世
而籀篆寂寥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
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

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
所趨淳厚斲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
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
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
眩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
取妍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
見屏岩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於後

周氏

伯琦

說文字原

千頃堂書目一卷

元史周伯琦傳曰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幼從父應極

游宦京師入國學爲上舍生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擢翰林修撰日被顧問眷遇益隆厯官浙西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假參知政事招諭張士誠士誠降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後歸鄱陽卒伯琦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六書之原伯琦自序曰說文字原者說文解字本其所以然也昔在神聖豳天立極開物成務迺畫八卦造書契以述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繇是文字興焉獨體爲文文者依類放象也合體爲字字者孳也形聲相益孳浮漫多文之所生也筆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

也書學有六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裁成輔相天地之化者皆事也故象形爲先而指事次之象形者畫成物象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上下是也人之五事曰見言視聽息聲蘊於言意萌於息故諧聲會意又次之諧聲者以事物配聲齒从止旨从匕是也會意者比類合意兩人爲从兩火爲炎是也形也事也聲也意也合而爲文字矣未盡者則轉注以足其意假借以足其聲轉注者反側取義變形成類側山爲阜到止爲而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此六書之大旨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雜物奇怪制度禮儀世代

人事凡可曰傳遠近而詔後世者未有不藉乎是者也古者天子學誦其名通其義十五入大學則又因其名義物物格之而竟其致知之功焉故周禮保氏曰六書教國子而孔子贊易亦明取夬之義其爲學大矣說文解字五百四十象形指事者文也會意諧聲者字也轉注假借者文字之變也文最古字次之變又次之肇於羲頡備於史籀約於秦斯暴君焚滅雖有八體之名講學遂絕漢興儒者各以所記者私相授受類多踏駁惟許慎氏受學賈逵稽古討論集次是編部分類屬粲然可考或謂卽漢史所謂倉頡篇也者蓋文字之初止此五百四十而已餘字八千

八百一十又三繫於各部者胥此焉出漢制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曰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曰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故遷固之書字頗近古六經本皆古文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曰便習讀今世所傳反襍俗體學者慊之烏乎不能識字則不能讀書不能讀書則不能明理不能明理則脩己治人酬酢萬變有不舛戾者乎是曰君子大博文而貴約禮也先君汝南公研精書學餘四十年嘗謂許氏之書雖經李陽冰徐鉉錯輩訓釋猶恨牽於師傳不能正其錯簡強爲鑿說紊然無叙遂使學者昧於

本原六書大義鬱而不彰苟非更定何日垂世伯琦
暇承有年忘失是思緬惟畫卦造書之義參呂歷代
諸家之說質呂家庭所聞未敢釐其全書且以文字
五百四十定其次叙撰述贊語以著其說復者刪之
闕者補之點畫音訓之譌者正之字系於文猶子之
隨母也分爲十又二章曰應十又二月之象疏六書
於下於是許氏之學漸有可考不待繙其全書而息
過半矣名之曰說文字原留之家塾呂授蒙士或小
學之一助云至正九年歲在癸丑仲春

又叙贊曰衡從圜方剖分元黃日月縣象著明含易
人彘兩儀身爲紀綱兒言視聽內思外莊動植柔剛
品彙流形開物成務器用有常窮數盡變六義括囊
始一終亥厥旨寔宏圖書卦畫表裏發揚自非神聖
制作孰當羸廢劉興古學昧茫編絕簡紊踵襲面牆
爰繹先訓部列叙明啟蒙致格人文化成

楊士奇跋曰說文字原一冊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
溫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爲宣文朝臣
咸謂必命夔夔書榜是時伯溫雖在館閣精篆書而
未能上所知夔夔日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識
其意一日有旨命夔夔書宣文閣榜夔言臣所能眞書
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爲得體周伯溫
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

由是益見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
與引拔人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因得伯琦
所著書輒附志舊聞於卷之末

周氏伯琦六書正譌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伯琦自叙曰程邈變省爲隸秦人責其國字獄訟滋
繁籀篆盡廢漢興購求散逸尊尚古學尉律太史試
學僮能諷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爲吏吏民
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恐失其本也奏事下而誤書馬
字者恐獲譴死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

獲譴死矣其爲謹
慎雖他皆如是

上言城臯令丞尉印文不同者下

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東觀記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
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

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
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
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是時猶知考古同

文而三蒼凡將急就元尙訓纂之書咸知記誦逮許

慎氏以賈逵之學集古籀斯雄之跡爲說文解字十

四篇上之學者始見全書焉然而隸書行之已久八

分行草紛然迭出事章句者傳訓詁工詞藻者資聲

韻日趨便易本原漸失矣猶幸許氏之書猶存學者

有所據依李陽冰附新義以廣其旨徐鉉增翻切以

明其音鉉弟錯撰通釋以衍其義雖或辨其舛戾而

猶淆以俗體繼是作者張有次復古編鄭樵作六書略戴侗述六書故莫不原于許氏然張失之拘鄭過于奇戴病于襍鄭樵言許氏之書詳于象形諧聲而昧于會意假借其論至矣數家之書互有得失綱領之正鄭氏爲優會通而求之六書之義庶得其槩矣書雖具存知者蓋尠魯魚帝虎踵襲因仍未有能正其形體音義之譌者遂使古人之學不可復見伯琦垂髫讀書先君子卽教以說文解字長遊四方博覽精思頗知所擇乃以始一終亥五百四十正其錯簡名之曰說文字原矣思欲釐其全書有所未暇間嘗摭字書之常用而疑似者以聲類之參稽古法集而

書之推本造端定其始意訓以六義辨析古今訂別是非凡二千餘字名之曰六書正譌蓋說文字原以叙制作之全而六書正譌以刊傳寫之謬也采用諸說折以已見慮傷於繁不復識別此編非古文全書也姑以備遺忘便討閱耳烏乎六書者跡也形而上者寓焉苟得其說以讀聖賢之書由藝而進于道則存乎其人矣昔子朱子論易至字義猶有恨早衰無精力整頓之歎則凡有志于古學者豈得以易而忽之哉因書于篇端以志毋忘其所能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秋九月既望

吳當後序曰古者小學曰六藝爲教則六書之義人

小學考
所通習也後世宿儒碩師鮮或知之何邪俗書行世
迷其文字之本原而譌繆相承歷數千季孰能悉正
之哉邃古之初倉頡有作取物之形而象之見者共
識也因形而指其事合體而會其意亦不待智者可
知也衍之爲轉注爲諧聲爲假借而字之義廣矣史
籀始變古文謂之大篆李斯又變籀法謂之小篆古
灑漫異然其體猶未甚遠而其義固可攷焉隸興于
秦而人情樂其簡捷流而漢晉篆灑悉廢人文幾泯
矣夫文字之生所曰傳經載道述史紀事治百官察
萬民其所關繫豈小哉始皇衡石程書命邈爲隸取
便官府隸者隸輩所書爾固非士所宜習也矧由是

姿媚轉而爲楷率略降而爲草則大失真矣奚復可
究六書之義乎後漢許未重氏爲說文解字頗存古
訓然專用小篆其義間失之鑿唐三百季曰篆名家
惟李當塗而已於六書之旨無聞焉宋初徐騎省兄
弟始宗許氏之說攷辨推廣其後來深鄭敵仲明其
類例發其歸趣多所補正然亦見其大畧未能甚悉
也近季永嘉戴氏父子之書行於六書之義爲詳讀
者雖病其辭之繁亦可謂之成書矣翰林直學士監
察御史鄱陽周公伯溫博聞明識精於辭藝侍講之
餘潛心古學舉筆作篆妙絕一世乃著說文字原以
辨晉之鑿而補其闕又於世俗通行之字正其點畫

小學考
十三
偏旁音義訓詁之譌使不繆於篆籀六義制作之本
旨名曰六書正譌烏乎六書不明則訓詁名義不得
而精矣訓詁不精則五經聖賢之言亦從而晦矣玩
味二書究古文之原正俗書之失豈惟游藝者有補
而同文之治深有賴焉其啟發後學不亦盛乎待制
翰林爲寮屬聞公之論尊公之書而不敢忽也謹以
所知者叙于左方至正十二季歲在壬辰九月
楊士奇跋曰右六書正譌一冊元鄱陽周伯琦著伯
琦翰林待制南翁之子宫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之士
大夫以篆書名者皆推伯琦所著又有說文字原其
自序云字原以序制作之全正譌以刊傳寫之謬非
獨攻篆之家所不可無能使學者得明古人作字之
本意而不眩於俗者不爲無助

天祿琳瑯曰元本六書正譌跋書中篆法深合史籀
準繩或卽伯琦所自作刊手亦頗得用筆之妙乃元
版中不可多得之本吳當字伯尙澄之孫用薦者爲
國子助教預修宋遼金三史除翰林修撰歷官中奉
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陳友諒陷江西諸郡遣人
辟之當不爲屈隱居著書以終其身並見元史

四庫全書提要曰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官至兵部侍
郎明郎瑛七修類稿載其降於張士誠破後爲明太
祖所誅謂元史稱其後歸鄱陽病卒爲誤考徐禎卿

翦勝野聞先有此說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時使伯琦果與士誠之黨同誅濂等不容不知至翦勝野聞本出依託不足爲據瑛所言殆傳聞失實也是二書前有至正乙未國子監丞宇文公諒總序說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題至正己丑而六書正譌則無序意其佚脫也明嘉靖元年滁陽于器之重刊於浙中瓊州黃芳爲序崇禎甲戌胡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從海陽人官中書舍人工於鐫篆有十竹齋印譜兩集此二書篆文卽所手書也音許慎說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後之序或有意或無意不盡可考徐鉉作說文繫傳仿周易序卦之例音許慎說文凡分五百明其次第連屬

之故未免失之牽合伯琦是書又以慎之部分增廿五部中書舍人官於鐫篆有十竹齋印譜兩又改韻爲百改箕爲其改危爲危改雲爲云變其字者四部刪其飛儿蓼凶鹵矛辛豈鼓日有亏蓐切酋亏方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類相從以明輾轉孳生之義分爲一十二部如禿字說文从人在禾中伯琦則謂从木諧聲从禾爲謬尸字小篆一筆三折屈曲相連伯琦則謂爲傳寫之誤當从臥人之形作二筆書之與慎亦頗有異同至於以側山爲自倒山爲市之類訓爲轉注則仍與會意無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書正譌以禮部韻略部分分隸諸字列小篆爲

主先注制字之義而以隸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別於下略如張有復古編之意其間如芙蓉之蓉必書爲頌枝幹之幹必書爲干多牽強而不可行且全書皆用今韻而宜字則以篆文從多諧聲移於歌韻全書皆用小篆而香字仍從古文作臭別注小篆作香如斯之類尤未免爲例不純大抵伯琦此二書推衍說文者半參以已見者亦半瑕瑜互見通蔽相仿不及張有復古編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楊桓六書統之糅雜采葑采菲無遺下體姑從以備一解亦兼收竝蓄之意存爾

不氏

謀敷

六書正譌注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謀敷字用莊明宗室封鎮國中尉工篆籀注六書正譌周史籀文行世

浙江書局刊
倪鍾祥校

沈壽慈校

馮一梅校

小學考卷二十四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十六

周氏剛六藝類要

六卷見黃潛文獻集

未見

黃潛後序曰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

於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浸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于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亾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注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鐘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三禮旣以屬之門人嘗欲請於朝以鐘律別爲一書而奏

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橐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爲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一本諸經而參稽乎傳注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啟先儒之未發有功于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極高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爲皆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

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爲序某獨遡其原流之自以爲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舒氏

天民

六藝綱目

二卷

存

張翥序曰古者教人之法六藝而已周官大宗伯掌之六藝通習故士皆可用公卿大夫居者冠冕佩玉以理朝政一有戎事則出爲將帥介冑行陳文武兼舉而無不得其任者由教之有方而學之有其素也六藝今惟書算是用人亦罕習宋文公著小學書特

表焉徒名從爾四明舒君隱儒也纂爲綱目予恭注之條陳詳解不啻折旋於儀文之間詠蹈於音樂之所司容於賓卿之次爲範於驅馳之地可謂明且備矣至正癸巳予以太學博士考試大都至秋闈發策漢人問以六藝眾皆罔然叩簾語之尙弗達所答遺五得一舉二舛四終場無全策第曰試官困我舉人而已蓋以爲兒童之學而易之不知此成德達材之先務也鄞令陳止善橐此乞序刊行以惠學者學者能致意此書按古禮以參今禮而知其度數損益之宜按古樂以證今樂而知律呂旋生之妙按古書以校今書而知聲形訓詁之文射雖禁而弧矢有其方

御雖廢而驂駕有其法亦所當知也數則古今一爾
果善乎此豈非博物之通儒哉舒君諱天民號莪風
子恭字自謙號說齋至正甲辰冬仲月望日
胡士佐序曰曩嘗授童子業或問以六藝畧舉其綱
答之次問所名之日記已不能悉又次問眾名所立
之義記尤不能詳私竊病之欲纂集便觀覽未遑也
自濂洛諸賢講明窮理盡性之學辭必成文文必綴
字字必取義義有難知先儒或爲之說名曰字訓愚
猶意有所未盡欲續之以足遺闕未能也比僑四明
士友舒君自謙出示其先人莪風先生所作六藝綱
目及性理字訓譜遺二書綱舉目張類聚條析制度

事爲具載其實詞意旨趣明著其義皆四言成句聲
韻叶諧便於誦記非徒可用爲啟擊蒙童之具雖老
於學者得之亦足以備遺忘資講釋信有益哉吁人
心不相遠愚也嚮嘗有志於斯未遑詎意已有先吾
著鞭如莪風者乎三復起敬書此于卷首而歸之至
正丁酉秋七月

楊汝序曰先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藝已習於小
學之時及夫世降教弛而六藝之所存者名耳學者
又漫視之而所存之名乃復記之不悉語之不詳況
能尋其至理之所寓耶識者病焉莪風舒先生乃推
其名之所始義之所在綱以提其要目以盡其詳作

爲六藝綱目類分臚列循文生訓句以四言使觀者
便於記誦其子恭又加注釋指意原委儀物度數粲
然明備於戲因是書而名之存者常接于日常接于
目則得于心得于心則先王之遺制或由之而舉豈
小補哉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
劉仁本序曰人生八歲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
樂射御書數之文此雖小學之事而世之擊蒙授徒
者往往僅能汎舉其大槩以語之而於眾目之詳已
不復記憶覩縷折對必資檢閱而後罄焉此藝風舒
先生六藝綱目之所由作也然聖人生而知之亦曰
義理耳至於名物度數必待講學而明苟講之弗明
弗措者於此編不爲無補

舒恭序曰先君生甫十歲而宋社亾泣曰吾不可以
有爲矣及長以隱儒名其堂旌厥志也一日讀漢書
至君子舒六藝之風之句撫卷笑曰班孟堅其先得
我心之所欲乎因自號藝風同郡太傅蔣公汝礪歎
曰先生之號甚美矣他日表章六藝其惟先生乎先
生嘗病世之君子以六藝爲教者僅學其畧乃博采
六藝集爲章句曰六藝綱目以詔家塾識者翕然稱
之曰先生之美號斯稱矣夫顧世之輟是書者多矣
然未有若此之簡而明且句以四字尤便初學誠六
藝之指南也請與同志共之由是繕之者眾居無何

先君下世手澤未乾嗚呼痛哉恭不能繼述徒爲人子遂忘固陋乃討論而注之至正甲辰夏邑令陳君正善以之達承旨仲舉張公公喜曰何見此書之晚也乃序其端有曰四明舒君隱儒也夫隱儒之稱豈偶然哉恭也一讀則再三感慨爲重悼先君生不逢時抱恨而歿所賴遺墨有補世教復有字原亦學者所好附于卷後吁先君學而不仕非隱儒乎六藝之風自我而舒蔣公之期不謀而符今乃壽諸梓而惠後學其庶乎可以無憾矣夫丙午三月

又題辭曰維古設教以鄉三物六藝居一蓋不可忽八歲蒙士初入小學先誦其文旋加攷索迨其長也

則復游焉博極旨趣才惠可全顧諟六藝有條有理昔之學者无間終始於戲疏秦典籍煨燼六藝樞要亾滅殆盡五禮六樂條目具存節文音調舉莫討論曰射曰御亦不易語執弓行車罔循軌度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人生日用疇能或廢聖遠經殘風頽教弛師生授受滅裂而已時觀字學信筆而作校之古文十字九錯然則五者槩可知矣教或得人學元難爾士夫爲學學書宜先次則數也射御繼焉若夫治體禮樂爲急有國有家盍先教習後世沿襲惟訓孺子豈知大學實基乎是嗟我先君有感於斯纂集成章綱舉目隨恭也不敏龜勉箋注新學習之庶知門戶

舒睿後序曰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以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收放心養惠性作成賢才而賓興之世衰教弛
此學不行久矣吾伯父藝風先生纂集六藝名曰綱
目俾童稚習爲進惠之基惜未行世而沒也其子自
謙攷訂箋注之名公巨儒歷序而表章之然而未克
刊行也戊申春予假館于良學錢氏以此編示之三
復稱歎遂得以成其美於戲學者皓管著述而不得
行于世者幸本書存也今遇良學慨然玉成是書使
爲師者皆知六藝之蘊教人以待於用誠後學之大
幸也良學武肅裔也於此可謂賢也與戊申歲書雲

日

四庫全書提要曰元舒天民撰天民字藝風鄞縣人
是書取周禮保氏六藝之文因鄭元之注標爲條目
各以四字韻語括之其子恭爲之注同郡趙宜中爲
之附註均能考證精核於小學頗有發明惟其中論
六書轉注一門以爲轉注者乃轉形互用有倒有側
有反有背今求其說若云倒音爲𠄎反正爲乏雖本
傳記然究屬會意字至謂尸爲側人亾爲側口則誤
從周伯琦說文字原之論於制字之意反乖耳至其
九數一門以密術推鄭注頗爲詳至以之補正賈疏
亦攷禮之一助也恭字自謙號說齋宜中字彥夫其
書刊於至正甲辰前有張翥胡世佐楊滋劉仁本四

序皆未言及宜中附註事未有舒睿後序題戊申歲
已爲洪武元年反不及宜中則宜中疑爲明人其始
末則不可考矣又案六藝皆古之小學而自漢志以
後小學一類惟收聲音訓詁之文此書轉無類可歸
今附錄於小學之末存古義也

趙氏

撫謙

六書本義

大明志十二卷

存

明史文苑傳曰趙撫謙字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
悼惠王之裔與朱右謝肅徐夔夔輩定文字交天台
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眞明春秋

山陰趙俶長於說詩進兩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
無爲吳志溇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撫謙悉與爲友
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
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隨取隨足故眾人
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爲用亦若
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
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
矣隱居隲山萬書閣築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
失作六書本義繼成聲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經綸
圖又作學範共著書三百餘卷時日爲考古先生洪
武十二年徵修正韻終瓊山教諭其後修永樂大典

以其門人柴欽言卽其家取所譏聲音文字通以備采錄

撫謙自序曰六書何爲而作也皇昊羲農繼天立極將呂開物成務載道傳世而作也蓋至樸未散六書之理已悉具於沖漠無朕之中粵自元氣厘分天浮地降日月著明星宿縣象云雨變化山川流峙與夫人物中木鳥獸之紛然賁若者莫非自然之書天不能畫於是滎河出圖假手皇羲而六書之文與時則有若朱竇候剛從而廣之而六書之字備六書旣備則結繩之政代而人文昭天地之理載而萬民察六書之時用大矣哉洋洋乎虞夏商周之世其道大明

而司過之職設保氏之教立及嬴政暴興燒毀文籍李斯樂時改作家用其私程邈王次仲苟趨省易分隸豕行於是其道始微漢著其法大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目上乃得爲吏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至宣帝乃命諸儒修倉頡法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譌謬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博采稽考訪之於達著爲說文後世宗之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攻巧點畫波折程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呂隸法寫六書於是其道盡廢其有作興之者如呂忱之字林李陽冰之刊定徐鉉之集注徐鍇之繫傳王安石之字說張有

之復古編鄭漁仲之六書畧戴侗之六書故楊桓之六書統倪鏜之六書類釋許謙之假借論周伯琦之正譌之類雖曰有功於世然猶凡例不立六義未確終莫能明其呂指事爲象形會意爲指事旣非矣至有呂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則失之甚者也於乎正書之不顯俗書害之也俗書之相仍六義之不明也古則自早歲卽嘗研精擧恩折衷諸家之說附呂已見撰集六書之義正其呂母統子呂子該母子復能母婦復孕孫生生相續各有次第分爲十類呂象天地生成之數著爲十二篇呂象一年十二月郤凡三百六十呂當一稊之日日該萬有餘數呂當萬物

之數其相重亦俗變眉譌通之數不能悉計而亦不之計者又呂見世道無窮之變焉凡五臆始克成編而名之曰六書本義詹子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夫讀書讀書非識字之義所載所該呂俟心悟神入豁然貫通則於上達乎何有此古聖賢之設教賢夫博文也古則不敏何足呂知之然區區一得之愚不設不取正於有道政古君子尙恕其僭而取其心焉時洪武十有一年春正月朔

徐一夔序曰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宮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論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

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吏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
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
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
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訟獄米鹽碎務
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于一日廢者也而爲
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
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
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
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
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
甚于是六書之意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

者矣越人趙君搆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
論著之書考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
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
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數著爲十
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
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
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
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
固人情之大較搆謙非有官守如古外史行人之所
掌而能用力於眾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
搆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

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復能沛然盡其所
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
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
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
克畢力於此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
也安能發其蘊以撝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
爾

桑調元趙考古先生遺書序曰趙考古先生初名古
則更名謙字撝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後明洪武
間領鄉薦初徵至京修正韻尋出爲中都國子監典
簿雖不與修正韻卽用其說歸築考古臺復召爲瓊
山教諭稱海南夫子先是宋濂至是邱濬竝遣子受
業焉著聲音文字通百卷永樂間上於朝謂文象周
爻孔翼皆從羲畫出書失傳著造化經綸圖標康節
詩句希至聖賢餘著書尙多盡軼竹垞作傳言與朱
右謝肅徐一夔爲文字交受易于天台鄭四表友定
海樂良鄭鄭眞考春秋山陰趙俶考詩迺兩考樂府
廣陵張昱考詩無爲吳志溱華亭朱芾考草書篆隸
推其尤精六書作六書本義此聲音文字通之所由
成也未言作圖及學範其三百餘卷卒時年四十有
五亦祇目其訓詁詞章包羅羣有耳嗚呼奇士聚精
覃研所著書與秦灰等天地之至寶湮沉鴻覽博物

者傷其傳之有幸不幸蓋用以自悼也皮陸指文
譽生涯爲戒其意亦爾予獨謂先生躬體正學上接
濂閩之脉持已以敬爲基本其所著造化經綸圖與
圖說獨不混與周子易通相發明微特發揮一中之
分心上之起俾天人之奧招揭行間爲康節之功臣
天之不沒是書不喪斯文也此書存餘皆鱗爪矣吾
師勞餘山先生又四百年後崛起于餘姚遺書經水
火不滅今已上續紫陽之著述與先生輝映于鵝山
濱海之地吾姚之正學流傳興起於無窮端在是矣
徐君意欲刊之廣布問序于予予因感于北溪字義
非志于辨正四聲蓋一貫宗傳寓焉讀是編則文字
通之學可知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焦竑筆乘稱撝謙字學最精行世
者惟六書本義及學范六篇學范蕪雜殊無可取是
編六書論及六書相生諸圖大抵祖述鄭樵之說其
凡例有曰說文原作五百四十部今定爲三百六十
部不能生者附各類後今以其說考之若說文畐字
爲一部以畐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八田部說文包字
爲一部以胞匏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八勺部說文絃
字爲一部以幾幽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八么部凡若
此類以母生子雖不過一二而未嘗無所生之子與
凡例所云不能生者不同乃一概併之似爲未當又

若說文儿部儿讀若人充兌諸字從之與人字異體而撝謙則併入人部說文本部皋字從本從白而撝謙誤以從白爲從自附入自部則於字體尤舛第於各部之下辨別六書之體頗爲詳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故錄而存之以不沒所長焉

按六書本義其論曰六書一曰象形文字之本也二曰指事加于象形者也三曰會意四曰諧聲合夫象形指事者也五曰假借六曰轉注侂夫四者之中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象形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純指事文之加也會意諧聲字也諧聲字之純會意字之間也

假借轉注則文字之俱也肇于象形滋于指事廣于會意備于諧聲至于聲則無不諧矣四書不足然後假借以通其聲聲有未合而後轉注以演其聲象形指事一也象形有加爲指事會意諧聲一也會意主聲爲諧聲假借轉注一也假借叶聲爲轉注明乎此則六書之能事畢矣其書分十類凡三百四十部合一千三百字每字先反切以知其聲次研釋以知其義次引証以明其用次說六義原造字本旨次假借次轉注各圈於上以爲端自謂精研覃思折衷諸家附以已見凡五膽

始克成編前有論七圖十二

趙氏 搗謙

童蒙習句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搗謙書後曰好古而不諧今則窒而不通博文而不約禮則汗漫而寡要故君子貴乎酌古以準今守約以施博也凡古之道舉皆廢墜惟書得行自夫隸草擅場六義由晦而書之廢亦偕余不佞研精覃思竊成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三書又慮童幼之士汗漫不得其要復習子母偏旁凡千二百字鍊成四方言句庶乎守約而施博也以四體書之庶乎酌古以準

今也於是篆本之六義分隸之苟易草書之狂悖亦自可領其要矣然分隸有門無門有聲無七之類草之有處無處有業無業之類又不如分隸抑亦可以觀世變也雖然若天卿豪愛之體近古秦泰奉春之首異隸則草亦有可取者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焦竑筆乘載搗謙著書十種此書居第八惟六書本義及學範行世餘書則邱濬李東陽謝遷先後訪於嶺南不獲則此書爲明人所未見亦僅存之本矣其例凡列一字必載篆隸真草四體然小篆及真書各有定格而隸草變體至多不能賅備姑見崖略而已搗謙本以小學名此則鄉塾訓課

之作非其精義之所在也

馬氏疏

偏旁辨證

蘇伯衡序曰扶風馬侯未出仕時僑于嘉禾嘉禾之士相率委質而師焉侯病世之學者於書置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承僞踵誤十八九乃爲書若干篇曰偏旁辨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爲郡臨川而東陽蔡侯適以進士守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廣其傳乎馳書金華屬余敘之予惟先王之教小學必以六藝書其一也稽之周官掌養

國子教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爲教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于唐經殘教弛已久書之爲書也因世生變趨便就簡非盡復先王之舊矣然猶有維持之法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士乃得爲吏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二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日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十八通爲第唐之制也其爲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自時厥後時異制殊非惟先

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莫之行矣學士大夫率謂書非切已事高談性命者慕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較工拙而論媿妍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雖有存焉幾何人能盡其心也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先儒朱子患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字序爲書篇以詔于其學惜乎有其志而其書未就焉嗚呼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以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此馬侯之書所以作也竊觀其書凡一字之全謬偏旁之不經流俗之習熟傳寫之差舛牽張而穿鑿杜譏而因襲一點一字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從

類莫不推尋其端緒論列其得失考訂其牴牾區別其部類而其取舍義例有不合於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者蓋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乎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修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有取焉而於同文之治不無功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用不讓而爲之序使覽者知其書實繼先儒而作而盡其心焉庶幾蔡侯之志也

貝瓊序曰自洪荒旣裂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數則窮於萬有一千百五大篆易而爲小篆小篆易而爲楷書其變不一然豈有舛於一波一戈而戾六書

之法哉後世小學既廢而率承俗書之譌妄意古文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間如以寧爲丁以丁爲一爲省文示意文愈變而失愈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益學者惡可略而弗校以致魯魚帝虎之謬與宋紹興進士毛晃增修四聲之譜既已正其偏旁如支支毋母及多美羨之類固足以爲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文壁獨病近習之多出於私見豔之爲艷夷之爲夷丰之爲丰船之爲舡尼之爲尻屈之爲屈晉之爲晉臺之爲臺鑪之爲爐鐙之爲燈是非啓亂於是詳求同音異用同形異从一點之分一畫之別悉攷說文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

旁辯証其視毛晃所定爲有加焉

黃虞稷曰琬字文壁紹興人從楊維禎學春秋官撫州知府貝瓊爲敘

劉氏

彥振

篆韻集鈔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彥振鄱陽劉彥昂弟洪武中薦舉官知縣

汪氏

克寬

六書本義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明史儒林傳曰汪克寬字得一祁門人十歲時晝夜

誦習專勤異凡兒問業于吳仲迂志益篤元泰定中
舉應天鄉試中選會試以荅策伉直見黜慨然棄科
舉業盡力于經學洪武初聘修元史將授官固辭老
疾還卒年六十有九

謝氏 林 字學原委

明志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書目曰林毘陵謝應芳子洪武中官新鄭教

諭

穆氏 正 文字譜系

明志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書目曰正字景中四明人明初官靈璧知縣

王氏 仲芳

文字考證辨譌

方孝孺遜志齋集作篆書考證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仲芳寧海人

方孝孺序曰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
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為漫舍難成而為
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
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
不善矣自非達而存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

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餘文舊俗
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遷幾至放不可復者豈無
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猶智不足以啟羣
惑言之者一而排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
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
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經涉流蕩而無法
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固
鮮有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
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
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
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

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
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甯海方塘先生仲芳自少篤
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眞害正本諸古以
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辨譌之書以示學者其言
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
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古甯有禦之者
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
存亾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
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
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
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

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
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文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
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
遺缺洗百世之陋習其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
聞之

鍾氏耆德養正錄字體

福建續志書目一卷

未見

福建通志傳曰耆德字元長閩縣人家貧不娶教授
生徒以養親清修苦節其學博極羣書

丁氏日造六書考

福建續志書目

未見

包氏宏六書補義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包宏字用夫進賢人希魯次子洪武
初舉文學陳情乞養再以文學首舉辭不獲奉使山

西著六書補義

夏氏誠六書正疑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林氏 天爵 庸字備攷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駱氏 文衡 字學原委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秀水縣志曰駱文衡字季銓

來氏 嘉謨 字學原流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來嘉謨蕭山人

陸氏 曾奕 字原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陸曾奕蕭山人

季氏 守鏞 六書本義內外篇 業內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倪氏 公武 六書本義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倪公武金華人

李氏

陽春

難字智燈

金華人

澹生堂書目二卷

未見

陳氏

錫

斷坑論字夜談

澹生堂書目一卷

存

按是書在陳祠部集內

劉氏

寅

六書直解

燕山人

山西通志書目

未見

山西通志曰劉寅太原人

常氏

倫

校正字法

山西通志書目一篇

未見

張氏

亦堪

說楷

山西通志書目一卷

未見

小學考卷二十四終



小學書卷二十四終

小學書

二十

未見

山西通志書目一

未見

浙江書局刊

山西通志書目一

未見

倪鍾祥校

沈壽慈校

馮一梅校

共三十一

